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八十一至八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楊星乙

西河集卷八十一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傳九

列朝備傳

李夢陽

李夢陽字獻吉生時母夢日墮懷以為吉也名字之世為開封扶溝人其曾祖戊慶陽死家焉而父正為周王府教

授仍還開封夢陽束髮就河南試不利年十八乃以故籍走試陝陝場且閉夢陽大言曰場無解元何為閉也主者奇其言試而納之遂中弘治五年鄉試第一明年舉進士連中授户部主事遷郎中嘗治關立通商法痛格勢人求勢人不便搆下獄尋釋十八年應詔上書陳二病三害六漸不可長凡五千言其言神機三千五軍三營兵數十萬至正統巳巳纔數十年間僅拔得一十二萬為十二團營而今則料衆北代不彀三萬腰鍵弓矢不全騎士牽露骨馬官不恤其

軍豪勢侵蝕食之增而用之寡是兵害也且夫騰驤四衛者非今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稽其數而征役不調富豪而氣驕夫以內官之貪狡而率富豪而氣驕之人其為害可忍言哉是必查往年李王事例仍置總兵官務掌內兵而禁團營把總號頭等俱不得置私人而後積弊可徐銷也又言莊場之害曩時直隸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未嘗起科今輒指之為官田皇親家聽無賴投獻而朝廷復允其請占其田土犁其墳墓撕伐其樹木

民則何堪且薊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斤競畝尺分而寸剖之百姓連年坐勾攝轉相牽聯廢本業以尺寸之地失黔首心乞勑户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馮謹奏内事理以前項田土仍給民徵租但以空閑草地牧馬便末又言貴戚驕恣之漸夫皇親至戚也然必以禮防之者則保全而使之安也今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壽寧侯招納無賴罔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拆人房屋强擄人子女開張店

房要截商貨而又占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
翼虎夫川瀆則傷衆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
安焉得乎此非所以厚張氏也書上侯奏辯謂夢陽罪
斬十其最著者斥皇后爲氏時張皇后寵有權皇后母
金夫人日夜泣帝前帝初令回話不得已乃下詔獄掌
詔獄者牟斌爲夢陽具牘議罰俸左右請杖之不許金
夫人復請帝帝不懌曰張氏謂張家也張家皆后耶推
究起帝初與劉健謝遷論夢陽謝遷曰夢陽心無他所

謂欲効忠於陛下者也至是帝語劉大夏曰或謂我杖夢陽推其心欲殺之耳吾能殺直臣快左右心乎當是時天下賢孝宗而慕夢陽之為人故事館閣習文翰夢陽以諸郎倡起號召為詩古文詞館閣笑之顧夢陽所為文鳳矯而龍變旁若無人同時何景明邊貢徐禎卿朱應登顧璘陳沂鄭善夫康海王九思號十才子而夢陽則更以氣節起諸郎間嘗遇壽寗侯大市街乘醉數侯過檏馮㨾鞭梢揮擊之落二齒侯隱忍去正德改元

堂上官韓文每退朝輒與曹屬語閹等而泣夢陽進曰公大臣不除君側奸徒泣何也文曰吾亦思除之耳夢陽曰除之則何必泣夫閣中皆顧命臣公所知也今言官劾瑾等閣臣持其章甚力將必除之特其機未釋耳公誠能手疏帥百官伏闕下爭則勢成勢成則機釋機釋則一發而殪是合諸公卿內外比掌而捎一矢也過此勿再也文曰善若為我草疏然疏勿文文則勿省勿長長則勿竟草具文懷之入會語泄中變健遷並辭去

文坐落職而以疏草為夢陽所為謫夢陽布政司經歷勒致仕既而羅織夢陽事械繫之論死賴康海救得免語具海傳當是時天下人人稱夢陽顧夢陽益喜自負璞敗起江西提學副使甫到官與總制陳金約曰公治軍夢陽治諸生無相尼也舊例監司五日一會揖御史所夢陽不往日教諸生砥氣節毋許諸生就上官謁諸生謁上官雖都御史毋跪但長揖上官毋許加諸生者時御史江萬實與諸生迕夢陽捽黑縲帥諸生親往鎖萬

實會淮王府校爭諸生於途夢陽途笞之淮王奏聞適

以所奏下萬寳按狀夢陽乃訐萬寳雜奏下陳金檄

布政司鄭岳勘之夢陽疑岳袒萬寳因復訐岳時逆濠

重夢陽甚而岳以迕濠濠為夢陽執岳吏令報岳子沄

與羣吏通賍奏聞繋沄掠治而參政吴廷舉謂夢陽侵

官亦上疏論夢陽掛冠而吉安知府劉喬嘗殺一諸生

為夢陽所持亦互訐劾喬乃手偽疏一通示萬寳曰此

非公劾陳金疏即夢陽偽為之將以惡公於陳公而復

示金疏以激怒金金乃還所下不復勘驗更遣大理卿燕忠出治諸生數萬環廣信獄忠至召夢陽入圜手据案駡駡已且誚且讓謂夢陽未講老氏無學問不知雄而守雌遂還奏夢陽欺凌僚屬挾制撫按勒冠帶閒住還里而岳喬以贓私削籍充岳子沄戍廷舉擅去官罰俸夢陽嘗作書上座主楊一清曰陳士賢曲庇諸生諸生有為盜者舍勿問也敖静之拳毆唐御史唐御史憤死楊繼宗駡贓官不去口雍世隆為按察使逐辱知府

為都御史時鞭笞將當時數公人莫加惡名焉夫激濁揚清之中當寓扶陽抑陰之意使知朝廷有不可罔之法天下有不可誅之節古今有敢為之男子無能逃之法吏夫然後懾伏勢雄繫渙散而泯亂階也夢陽既家居賓朋日盛嘗從汝洛少年射獵晉邱繁臺閒自號空同子海内慕空同子名多造廬請謁時時以傲嫚謝去五年御史周宣論夢陽親濠逮詔獄大學士楊廷和刑部尚書林俊解之得免乃以為濠作陽春書院記削籍

先是夢陽有甥曹嘉能文章以御史諫武宗南廵廷杖其負氣陵轢人嘗謂其似夢陽至是以抗諫謫四川茂州判過夢陽相對慟哭同為謁逢干廟詩以見志子枝進士

論曰聞之燕忠責夢陽曰方君彈壽寧侯時斷蟄搏猛動至尊之心及其為韓尚書草奏忼慨抽筆氣陵朝宁庶幾李元禮范孟博之流而惜乎不講于道也旨哉言乎語云砥以礪鈌夢陽砥名節矯厲太過遂流為悖慢

而不之覺坎𡂿終其身悲夫明初金華諸子開藝文之門蓽路藍縷而夢陽景明繼之大起古學蔚然為文章當時已遂有蓋代之目乃自是以後振燄揚波非不甚盛然終明之世究無出其右者積傳弘德集空同子諸書後彙為空同集六十六卷所當與李杜柳韓爭雄長矣

附錄　夢陽與鄭岳相訐時濠左袒夢陽擠岳者而年譜反稱燕忠出斷承濠風旨公且不測獨何景明上書冢宰楊一清乞為申解遂得開住此欲出脫夢陽凡濠一節而故稱濠擠夢陽年譜之護衛過當如

此瑾欲官康海吏部侍郎海力辭免諸書稱欲官夢陽吏部此是因海而誤之者瑾此時欲復官夢陽則未可知然非吏部也

年譜記夢陽甥曹嘉以諫謫四川茂州判官而名山藏謂抗論楊廷和喬宇彭澤因列廷臣五十八人為四等坐貶昌邑知縣兩不相合考空同集有送甥謫四川茂州判詩豈昌邑之謫又在茂州之外與姑記

此以俟考定

仇鉞

仇鉞鎮原平泉里人以傭卒給事寧夏總兵府總兵者愛之使之襲仇指揮職掌其兵遂為江都仇氏既而戰

甜水河有功陞僉事正德二年用楊一清薦充遊擊將軍五年寘鐇反都指揮何錦周昂指揮丁廣等從之殺守臣以討瑾名舉兵鉞駐大壩聞變將東行時反者預撤黃河渡船於岸西以拒來者而參將楊英屯河上復盡奪船歸東岸使反者不得東鉞東西望閒無如何顧念妻子在賊中遂從大壩歸垂嵌覲寘鐇詐稱病發急分所將兵隸賊營掩宅卧于是賊時時就計議會興武營守備保勛家陷賊遣蒼頭泅入駕言楊英等合諸路

兵將渡河鉞聞之大喜乃謂錦廣宜急出守渡口遏東岸兵勿使渡且橫城堡近河閘有決河灘堡者非固防之恐倉猝未可扭也錦愕然急偕廣傾營東出昂獨守城鉞又稱病亟昂問病鉞猶堅卧呻吟言旦夕且死蒼頭驟起捶殺昂離之鉞乃披甲橫刃提其首躍馬出門一呼諸遊兵壯士㒰至集遂圍安化府擒寘鐇而城外兵聞之俱反正縛錦廣獻自寘鐇舉兵至此凡十八日敗先是遣將時議以鉞為副總兵既而傳鉞在賊中悔之

將追勑未幾捷聞勑署都督僉事佩征西將軍印鎮守寧夏及論功封咸寧伯歲禄千石與世券七年霸州賊趙鐩等寇河南横甚命鉞討賊稱平賊將軍鉞督副總兵時源等涉河而進敗賊七里岡乘勢四追斬獲四千八百餘人乃擒鐩于六安州無何山東賊劉七等從河南流剽入湖廣復命鉞進討時賊已沿江下至鎮江退保狼山鉞駐兵鎮江而令諸將劉暉郤永等分軍並進與賊戰大敗之賊自崖趨下將奪舟官軍乘之七溺死

進侯增祿千石八年大同警復命鉞以平蠻將軍禦之未至警息先是鉞從江南還即乞去前後凡十三疏至是以病歸時帝好武每御豹房召諸將入侍鉞辭不入十五年世宗入嗣以言官薦起鉞提督三千營掌前軍都督府事卒謚武襄初鉞歸田閒剽者指之曰此仇游擊庄也斫而入鉞暗中注鏃無一虛者子恩病孫鸞嗣侯以罪誅有傳

論曰鉞傭卒起家以功封侯偉哉雖孤雛緼火扑手易

滅然而智略遠矣惜乎嗣之者之隳其績也世傳鉞有謀審于料敵自從軍至侯大小數十戰未嘗不利邊人毎言鉞一出而綵繒估倍言功賞多耳至若辭疾屏居避勢晦跡以終全其名則雖古名將何加焉

附録　諸書皆稱仇鉞江都人惟趙時春為仇鸞本末敘世系甚詳時春同鄉人與鸞頗密故知確為平泉里人第他書稱寧夏者亦有之至若楊廷和為墓志稱江都實録亦稱江都則原狀既冒姓其無能改正不足怪耳

宸濠殺守臣實録作鎮守太監李增少監鄧廣而昭代典則稱太監趙弼無據今略之

實録稱賊撤黄河渡船于横城岸西以絕來者不記

官兵奪船一節惟昭代典則稱廣武營指揮孫隆焚兩㶚掃捲河舟盡歸東岸使賊不得東仇鸞本末又稱陝西總兵曹雄靈州叅將楊英盡收黃河船濟師歸靈州二書不合攷實録敘靈州奪船功則官軍奪船洵有之但其牒稱副總兵楊英遊擊史鏞率都指揮韓斌陳恂尹清鄭廣吳山韓逵李完韓連蘇勇黃正鎮撫温良副千户郭春凡十四人並無孫隆名若曹雄則陜西總兵以擒寘鐇之次日援兵始至安能奪船故知二書所記皆謬也

諸書載鉞殺昂後皆云鉞奪城門擒寘鐇大謬斯時鉞與寘鐇皆在城何奪門之有墓志載鉞討趙鐩賊止言先聲奪之而不及六安之降及討劉七賊則反云襲破之于六安是誤以趙鐩賊爲劉七賊矣六安是趙鐩與七無涉時趙鐩賊中有劉三者亦指名豈誤三爲七故然耶

涂禎

涂禎字賓賢新淦人弘治十一年進士知江陰縣舉卓異第一遂擢監察御史巡長蘆鹽復命時瑾用事御史有獻劄沒銀者因以責禎禎無有瑾怒下禎獄然猶望其獻也遲之禎終無有矯旨杖三十戍肅州衛永遠以坐杖重未行卒先是下獄時江陰民痛禎願合錢贖禎如御史所獻銀數禎不許遂遇害

王承裕 附王恕傳後

承裕字天宇兒時即重厚如老儒七歲能詩成化二十二年舉于鄉始婚自著婚禮用中呈父擇用之弘治六年登進士時父恕致仕即歸養授徒于弘道書院正德初歷諸科給事中以正直名有時政先務勤政任將等疏逆瑾用事以上書罰米三百石輸邊八年陞太僕寺少卿奉命點視京營馬疋十一年進本寺卿上偶降旨大閱用戰馬二萬疋皆應命時以為能既而陞南京太常寺卿嘉靖元年以憂闋補任無何陞户部右侍郎却

其舊例公堂銀千兩貯庫言官論禮部尚書席書賑濟
不明往勘當上意欽賜睿筆清平正直四字六年陞南
京戸部尚書奏鈔關商稅羨銀解京查累歲逋租至一
百七十萬石而還收貯所羨銀凡四萬八千餘兩七年
致仕卒謚康僖論者謂能繼恕業一如范忠宣之嗣文
正者承裕體肥澤廣額豐頤性孝且友能悅親養志教
人以禮為先凡弟子家有喪祭事必命率禮而行所著
婚禮用中與論語蒙讀談經漫語諸書共若干卷合詩

文集行于世

伍文定邢珣徐璉

伍文定字時泰松滋人父琇官貴州叅議文定年二十以弘治十一年進士授常州府推官剛直好斷與提學御史抗諸生羣捶之幾斃猶曳衣襬行鏁鏁然正德初陞成都同知以逆瑾追誣在常州時勘魏國公徐俌爭田失實逮繫詔獄勒為民瑾敗補嘉興桃源賊寇開化檄文定與指揮他知府追勦于江西之淫田指揮他知

府皆敗被擒而文定獨能斬賊首及其黨一十二人而全其軍未幾擢河南知府討滅河南賊張勇李文簡等乃以江西吉安多盜調吉安到日即奉贑撫王守仁檄擒永豐寇賴招壽而大茅山洞賊方熾隨剿平之宸濠反文定巳城守值守仁還贑道吉安文定帥健兒迎之峽江控轡請曰賊悖逆不道自取㩁絶明公舉義旗相嚮何儺不克第燎原之熖利于炎揃明公何不即起兵吉安先此大事守仁初西行尚思還贑整軍旅而後聲

討及聞其言大喜遂與乘夜返吉安閉門草檄集兵食繕甲旬日而具文定告社設孫燧許逵位爲文哭之動衆心舉兵至樟樹知府邢珣等各以兵至合八萬餘人號三十萬分隊七令各攻一門而以文定爲先鋒攻廣潤門時濠去南昌守未固砲門門者走遂攻門入旣而追濠及樵舍濠反兵銳甚會知府鄭𤅢逃歸自賊中詣文定營語狀文定乃乘夜帥所部先進徐璉繼之時濠舟蔽江面前後數十里文定進戰不利舉砲以風逆燎

鬚灼左臂衆却文定遽引退賊乘勢追之至黄家渡賴
援兵解去乃與濠隔江而軍濠舟聯岸爲方陣營時北
風烈甚忽反風有請火攻者文定不應既而請者衆文
定怒曰風善變南北未可定而欲狃赤壁成事以擾軍
政何耶衆不敢言文定乃密敕守仁爲火攻具募舟四
十艘填藁灌油勒竟夕辦預分隔江軍自下流濟渡繞
出濠舟後伏之而更以他軍補隔江軍平明火發諸舟
乘風入文定帥衆隨之須刻薄濠營先夕濠令人誘降

惟不赦守仁文定二人餘待以不殺至是縱火人人殊死戰濠舟膠淤沙舳艫聯絡倉卒不得發又篷笮多葦竹火及輒燄烟焰蔽天地焚死無算而伏兵復起鼓譟邀擊其登岸逃者濠大敗乘他舟遁既而就擒論功推第一進江西按察使閩人張忠帥禁兵討賊賊平無與忌其功因見脇跪不跪執而撻之乃乞歸嘉靖初起廣東右布政使以平濠功陞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久之乞歸既而起兵部侍郎右都御史雲南土司鳳朝文

反加兵部尚書督雲貴川湖四司軍務兵未至而朝文死時芒部多不靖文定欲乘勢勦之四川廵按戴金力言其不可遽降旨罷兵召文定文定復乞歸卒當文定勤王次樟樹時贑州知府邢珣臨江知府戴德孺袁州知府徐璉各以勤王兵赴吉安軍其後論功惟文定授副都而珣與德孺與璉三人者皆以陞左布政使致仕而德孺死于水

邢珣字子用當塗人弘治六年進士嘗為户部員外郎

以忤璫褫職為民及起南工部會歲歉宫寢營建輸辦不給而中貴人較織造襱衣樂器累費數萬且督趣甚緊珣酌量供繕悉準以法中貴人無如何正德九年出知贑州府贑壤接閩廣嶺嶠險絶有劇盜滿總焚剽為害久不能制珣下車即親詣峒穴推誠而撫諭之總率衆歸降且願效用他盜翻藉以抵禦于是立古鄉社約大新學宫修復鬱孤臺會都御史守仁檄剿横水桶岡浰頭諸賊調官民兵萬二千人分十哨以珣領之是時

將進兵議先桶岡珦獨謂桶岡諸巢為賊境咽喉而橫
水左溪實據心腹今湖廣徵兵未集賊不為備不若出
其不意速擊橫水而然後移之桶岡蔑不濟矣守仁是
其言遂破橫水進桶岡時守仁陰遣人說賊使降賊猶
豫閒會大雨珦冒雨進兵賊潰走乃以平賊功陞俸二
級賜鏹金文綺十四年濠反遣使賫重貲誘滿總等兵
助逆總執使戮之將其貲幣詣府珦大喜慰勞會守仁
偕文定起義兵吉安珦即日部兵與總赴之次樟樹時

諸府兵徐璉戴德孺等皆至同抵南昌諸兵入城縱殺
珣立白守仁令禁之既而戰樵舍文定先進不利返之
黄家渡珣倉皇馳援率滿總執大旗麾兵進刺其渠帥
追斬數十人賊勢稍却然後隅江陣文定以火攻直入
而珣擘其左濠擒陞江西右參政世宗入嗣首議賞格
會有嫉守仁功者嗾言官論沮削其世券歲禄而一時
勤王諸臣斥廢殆盡珣陞左布政乞致仕既歸口不言
功有問者亦不答嘉靖三十年南昌人立報功祠于學

宮之左專祠守仁而以珣曾白守仁禁殺得配祀他不與焉

徐璉字宗獻朝邑人弘治十一年進士由户部出知袁州府濠反守仁偕文定起義兵吉安璉聞諭守仁歸而召民兵五千人與臨江知府戴德孺贛州知府邢珣同以兵會吉安軍從之下南昌遂躡樵舍時濠勢甚盛璉師寡守仁署璉為衝鋒官與文定俱文定先衆擣濠軍璉繼之不利濠乃懸重賞厲士盡發九江南康兵以益

軍守仁陰囑文定為火攻而令珣擊其左璉與德孺擊其右濠敗璉所獲賊計一千二十八級守仁疏其功次文定進叅議既而論功陞左布政使候缺逾年乞歸後守仁受封白璉功文定進右都御史亦請以己位讓璉時尚書霍韜等復奏論璉功未酬帝命御史王鎬核之以實聞俱不報璉退居後絶口不言功所著玉峰集㨿書纂要共若干卷
論曰文定以文臣勦賊不減守仁而勤王之舉則守仁

實賴之雖守仁忠果自有成算然初下南昌繼擣樵舍卒之火攻制勝陰定計議于俄頃之間豈懸旆之捷非李翀不為功與邢珣徐璉同時並起偉伐未酬均就閒散夫功立而忌生事定而謗興在守仁已然矣

附錄　伍文定墓誌稱濠謀兵江上安慶被圍文定士卒殊死戰賊欲漸遁乃夜引兵入省城則先戰樵舍而後破南昌誤矣且稱守吉安時勦賊反遺補惘永豐諸賊而為南京都御史時則反稱其平海寇皆屬不合今考正

徐璉為西安朝邑人一作武功誤

徐璉墓誌稱虔州知府邢珣同以兵會虔字是贛字之誤

西河集卷八十一

西河集卷八十二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傳十

列朝備傳

馬中錫

馬中錫字天禄故城人三歲識字七歲能為詩父偉唐府長史以直諫忤王拲械來京中錫方毁齒隨母徒跣訴闕

下事得白見者憐之成化十年舉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授刑科給事中萬貴妃弟通驕而侈中錫疏斥之予杖再疏再予杖公主侵𢧐甸民田奉命往勘以其田還民乃劾中貴汪直不法十數事直怒使賊曹詗其門無所得滿考調雲南僉事以憂去服闋改陜西督粮延綏革例不受一錢弘治二年遷提學副使入為大理右少卿南京內守備太監蔣琮豪鷙擅誅殺怨家上其事累治不决中錫請按之抵琮于法八年轉左九年陞右副都御史廵撫宣府革鎮守以下私役工匠使隸

尺籍凡芻粮馬匹借為勢家所奪者悉歸之官會北部
入冦督軍擊却之斬首五十九獲馬二百賚金幣尋引
疾去武宗即位以薦起撫遼東勢家所佔屯田便利者
積數百頃役卒以畊而卒所受皆虛籍益復為勢家賠
畝稅中錫疏于朝奪田給卒而除其虛籍鎮監招商市
馬牟民利諸弁效尤各為立草行魚戸設飾投責中錫
密覈之一裁以法且謫其尤甚者遼大治正德元年召
為兵部右侍郎尋轉左有朱贏者瑾黨也冒邊功匄陞

蔓列無賴脅兵部為之請中錫持不可瑾大恚矯旨改
中錫南京工部尋勒致仕家居越一年恚未已忽內降
謂遼倉米損腐減軍積前撫不職就家鞿捕送遼東獄
竣田廬償米削其籍五年瑾誅起巡撫大同會河北賊
劉六劉七與趙鐩齊彥名等前後倡亂流刼山東河南
閒屢剿不效廷推中錫為右都御史提督軍務與惠安
伯張偉統禁兵討之中錫至軍謂盜本良民由酷吏寗
杲與中官召賄相激成人豈無良吾當推誠以收之下

令賊所居勿捕所過勿邀擊飢渴給食飲視如估客降者待以不死賊初聞讙譁戒勿殺勿焚勿椎埋行且就撫顧猶豫無成說而偉紈袴子將吏承中錫風旨卸手覼望賊大熾值武清賊宮太保與劉六合兵犯天津副史陳天祥擊敗之獲宮太保上其功中錫遂于是時進左都御史然賊流漫衍六從河南還山東而燧與彥名則由江西流入湖仍返河南當是時諸府縣官軍閒能破賊而賊善衝突往來儵忽後之稱流賊自此始中錫

復縱之賊勢已成然後不得已主兵者謂禁兵弱不足辦賊請調宣大延綏諸邊兵聽中錫節制顧中錫欲戰則非其意欲撫則時嚮時背終不得要領雖其後亦稍悔之然終負成臆不即變先是賊攻棗強中錫遣救之失利賊屠棗強去知縣以下死者七千人中錫有剏心至是賊稍挫邊兵所至皆克捷已追劉六等南從至德州桑園中錫鞾轎入賊營反覆慰諭與之宴賊且拜且泣遮起為壽劉六慷慨請降劉七仰天咨嗟曰騎虎不

可下今內臣柄國人所知也馬都堂能伸其約并會賊有自都還者探中貴無招降意徑去焚掠如故獨至故城戒毋犯馬都堂家由是謗起謂中錫通賊言官交章劾中錫降詔切責已中錫仍以乞降請尚書何鑑謂賊誠解甲則貰死即不然毋為所愚既而不然鑑遣侍郎陸完代中錫議中錫與偉受命徂征乃計護身家不以一矢相加遺師老則詘仍倡為招撫之說為賊所謾致賊破郡邑擄男女燔漕艘迺盜郊保震驚京師罪在不

貫逮下刑部獄論死死獄中十一年巡按御史盧雍追訟中錫冤謂賊實聽撫僉事許承芳忌之陽請益兵疑賊心及賊已受約尋至軍門而檻車已就道矣朝廷是其言復官賜祭廕一子監生

鄒昊

鄒昊即馬昊寧夏人宗大其字其先本鄒後而冒馬氏少喜揮霍長身驍捷善射𢎞治十二年由進士為行人正德初選授御史遷山東僉事尋以御史時忤瑾論罪

謫真定推官降吏騎多為盜剽攻人莫敢呵昊懸賞募善射者不數月游徼卒皆善射逐降騎剽攻輒獲之盜乃止瑾復用前罪謫判閒州時真定吏民感昊恩伏闕留昊上許之六年川賊藍廷瑞鄢本恕方劇合四省兵進討不效以昊才擢四川僉事昊至閱所部笑曰將不知兵其何以戰于是擇驍卒千人分四隊隊各立長教之會賊方四應本恕寇江津綦江進薄重慶時昊方駐重慶城乘夜出百騎舉火擊賊賊驚潰相蹈藉昊乘之

斬首四千級軍中皆賀昊曰何賀尚未見大敵也雖然宜及鋒用之遂并合玀猓土兵直前搏賊賊方陳左而伏兵于右爲應昊以正兵當左而身率百騎直擣其伏伏潰復趨左左亦潰于是合擊火其栅大破之斬首捕降者近萬人四奔婺川而别將所獲獻俘進副使是時廖麻子喻思俸再寇川北被創川撫高崇熙舊主撫至是復招之賊要質駐臨江市且勿徙市民崇熙輕信遽請之兵部賜復已有成議昊乃力爭之謂是地爲全川

咽項上達重敘下連湖湘今悉已委之賊是絕吭也夫
飢鷹之附可信乎崇煕不聽昊乃立賞格飭部伍覩變
會彭澤以總制調土漢兵會勦崇煕請散還而遣副使
張斂買臨江田宅揷賊賊因斂屠臨江市官軍與戰皆
敗績遂圍中江逼成都畏昊不敢東崇煕懼急檄馳援
昊乃提勁卒五千赴救之賊聞昊至皆散去時土漢兵
既遣還而官軍又無可用者乃始請邊兵辦賊擢昊右
僉都御史代崇煕與彭澤時源共追賊至平壩賊潰爲

二廋麻子奔羅江昊遣指揮閻勲捕斬之而喻思俸奔
金堂北走陽平復由昭化渡江還趨東鄉招鄢藍餘黨
自益時源方臥病昊乃言于澤曰東鄉山險不便騎射
深入賊為主非計之善幕下誠能統諸軍使昊得據險
遏出入賊困可不戰詘也澤從之昊以一軍軍九真諸
軍環向賊窮蹙降散殆盡思俸遁追及之于竹木溝負
十創死時遂寧渠縣諸盜皆視思俸為進止思俸敗衆
散賊首駱宏祥范藻皆相率就擒因以平賊功進右副

都御史巡撫如故其明年西部亦不剌冠松潘昊與副將張傑誘招大信小信土番為間取道夜襲之亦不剌遁去加俸一級烏蒙芒部所屬葛魁諸寨與高珙筠連接壤僰人羿苗仲猓猡居其中僰人普法惡者蓄妖術僭號煽諸蠻叛富順謝文禮文義應之指揮杜琮出與戰敗績文義手奪琮胄去千戶胡翔百户潘輔皆戰死昊乃督指揮曹昱統官軍討之賊大敗降者萬計乘勝擣其巢法惡率衆保青山寨昊追及望曰山高而無泉絕

其水道當自斃乃分據水口而閼南方圍待之賊果渴
偵南圍薄薄暮突圍出官軍遮擊之俘斬萬計法惡中
流矢死諸蠻奔昊撫定之已班師值珙縣知縣步梁承
昊風旨誘殺降蠻苗阿尚而琮恥亡冑檄諸蠻取文義
頭文義方激諸蠻蠻變昊又議吏增賦法諸蠻遂大訌集
衆破高與慶符二縣而琮匿不救及昊聞與張傑往討
乃大衂官軍失亡者三千人昊又移軍攻小東路番而
茂州核桃溝上下關諸番不平並糾白別羅打鼓各寨

生番以叛殺吏攻城堡張傑與指揮龎昇皆戰死自黎雅以西天全六番皆相繼亂巡按御史盧雍黎然先後劾昊詔逮昊下獄免官世宗即位以楊一清胡世寧薦起復職然與璁萼殊不合仍致仕去久之卒當世寧薦昊時其言曰昊方今名將可用松潘之敗非其罪也昊長于用兵惟輕用其長故敗臣短于用兵惟重用其短故勝時謂名言

論曰磽磽者易缺皎皎者易汙豈不信哉林俊始扺逆

鱗繼殄劇賊抑足以成名矣璫敗而進疏以掩緘嘿之非不已拙乎昊所樹立差足方俊而松潘蹉跌訖以不振亦喜事之鑒也俊為僉都御史時李承勛方為部郎俊語之曰昔三原王公在南都無一日無賢士大夫在門今吾豈不能詘己耶何賢者之不至也承勛因問俊所交賢者幾何俊以張敷華楊一清楊廉對且論其長短承勛曰于公何如俊遜謝以質承勛承勛曰公生平所言多節義文章而未嘗及學問意者所長在彼所短

在此乎噫是可以得俊之為人矣此似林俊馬昊合傳論今訛後傳

洪鐘

洪鐘字宣之浙之錢塘人成化十一年由進士授刑部主事時進士習經生業不諳練鐘獨負實學堂上官林聰重之使之總諸司章奏聲驟起二十三年江西福建賊新定奉使安置既歸上言福建武平上杭清流永定及江西安遠龍南與廣東程鄉卒流移混雜習鬬爭以武力相高故易亂譬若羣豺虎而失所檢欲其無相攫

噬難矣是宜及其平時令有司立鄉社學銷兵器日教之詩書禮讓以化其姦慝時謂之知本之言弘治二年陞江西按察司副使既而陞四川按察使所在發奸摘伏無所撓避自土官宣慰司下皆恪奉約束時安氏世踞馬湖恃力淩朝命為一方患鐘設策去之而請吏治其地九年進江西右布政使明年轉福建左又明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府兼整飭薊州諸邊備時朶顔猖獗鐘建議增築邊牆自山海關界嶺口西

北至密雲古北口黃花鎮直抵居庸延亘千餘里繕復城堡二百七十且悉城沿邊諸縣使各有所守又奏減防秋官兵六千人歲省輓輸犒賞之費以數萬計毀永平陶窯無令軍民有橫役者奪民田及牧圉草場之入于權貴者而悉還之遠近大悅然權貴人之扼勢失利者多未便數短于帝遂出為雲南巡撫尋改貴州頃之召還督理漕運兼巡撫鳳陽諸處正德二年陞右都御史仍董漕政明年命掌南京都察院事尋陞南京刑部

尚書又明年改北京工部復改刑部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賜玉帶五年特令出總川陜湖河四省軍務時沔陽洞庭水寇丘仁楊清攻掠城邑其鋒甚鋭官軍屢失利鐘調土漢官兵統都指揮及宣慰舍人等分道進剿乃敗賊于麻穰灘擒斬八百人俘獲不計賊平藍五鄢老人倡亂二三年間爲合十萬餘人僭稱王號置四十八營總管攻城殺吏鐘與巡撫都御史林俊督兵進勦賊敗求撫然意在緩師不至也及至依山爲

營頭遊擊裂營山縣地且欲得旗牌官為質刼掠如故鐘
佯許之會藍五以所掠女作已女飾嫁永順土舍彭世
麟以結驩世麟白軍門受之鐘令藍五所親鮮于金說
五及老人師賊衆王金珠等二十八人來會伏發盡擒
之衆閧變大潰鐘遣諸路兵分道追勦擒斬七百餘人
招降十餘萬露布以聞其後土官楊友楊愛相仇激為
變衆至三萬餘流刼重慶保寧諸州縣鐘隨調兵勦平
之朝廷七降勑獎勵賜白金麒麟服進太子太保未幾

被劾乞歸進榮祿大夫錄其孫一人入監嘉靖改元詔進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遣有司勞問旣而卒謚襄惠

論曰孝宗嘗謂劉健謝遷李東陽曰洪鍾在薊州時以潮河川開山致損人命故人論之不已時健遷各善鍾而東陽則極替之豈功之所集其卽謗之所興者與孝宗又曰大臣須剛正有氣節而人言鍾務畢諂當退第無實據耳夫鍾之城邊史稱民不知勞而官不妄費及其平鄢本恕藍廷瑞賊運謀設奇一何壯也蓋功實有

據而畢詣無據然則論人者其亦務求其實據而可已

附錄　洪鐘誌銘為王文成先生所作頗為可信但其敘擒廷瑞處較實錄諸書稍略今從實錄

分省人物考以正德六年五月擒藍廷瑞考實錄是八月不合又兩加太子太保俱訛謬之甚今俱考正

## 陳金

陳金字汝礪德安應城人也成化中舉進士知婺源縣以最擢南御史巡按浙江弘治三年改山西副使巡撫張敷華檄金增河東鹽臚補宗人禄會年饑民他徙無守池者金發帑賑招池丁歸業不數月課菠居六年遷

貴州按察使已調雲南父老遮道留金金揮扇却之父老持其扇而泣遂留扇都亭去就擢左布政督兵平竹子箐蠻進祿一等尋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時孟養思陸寇蠻莫屢勦不定金請合蠻兵大征朝議不可金使使諭之即輸服願返侵地一十三所已督貴州兵破普安土婦米魯進祿一等滇池水溢浙官民田金以法疏濬復田數千頃召為南戶部右侍郎正德改元以右都御史總督兩廣金故有幹局喜建立比至則慕韓雍

之為人多彷其制行之柳慶馬平洛容獞叛金集土漢兵一十三萬討之分為四翼以總兵康泰為帥從柳州三江舖入直拔其巢斬首六千六百有奇俘獲無算以兵威風諭古田僮歸侵地輸賦如他日會斷藤峽賊阻山久畏罪願通江路自効金喜上其事改名斷藤曰永通因以功進左都御史尋遷南户部尚書復改左都御史掌院事未至以憂去先是江西盜起有桃源華林東鄉大帽諸賊久不能制巡撫王哲坐失事以董傑代哲

至是兵部復議遣大臣總制乃奪情起金官趣令即家就道之軍凡江西浙江福建湖廣江南北廣東鎮巡聽其督發三司而下悉受節制餘郡縣長吏皆得以軍法從事時大帽山賊大出攻圍武平連陷建寧寧化諸縣贛撫周南已破賊金復督副使王秩等疏捕山谷獲賊帥何積欽劉䟽陳鳳球等俘斬一千七百級破寨二十四會所調土漢官軍皆集乃下令征東鄉賊參議徐晟都指揮陸潮與土官岑濬岑猛分道勦撲于熟塘于南

撩于赤岸𢫬嶺所至皆捷斬賊帥徐珏五揭瑞一等前後俘斬以萬計破寨二百六十有奇是役也目兵功多然實性貪好剽殺金不能御致有縱賊取賂者給事趙官劾金師出無律詔切責而是時華林賊羅光權遍掠州縣金檄劉參將趙鈸按察使王秩知府李承勛等討之先後敗賊於局州貴塘擒斬千餘級賊恐分立仙女寨以拒官軍副使周憲戰拔之復連拔雞公山寨乃始移兵討桃源賊參政董朴吳廷舉都指揮髙寘分守要害

俘斬數千而副將張勇復統諸目兵毒弩機張所向破竹斬賊帥殷重十洪瑞七等金喜謂功在俄頃值良日與諸將置酒高會慷慨賊偵知無備悉捆所載賂諸目兵乘夜遁時賊已創甚廷舉力追至弋陽將及賊而目兵所至擾擾居民遮訴滿馬首金乃大沮為招撫計會朝議亦厭兵聽之遂名降賊為新民即東鄉立為縣隸撫州並立萬年縣隸饒州州貲給新民使居焉然後返斝華林賊張勇復以目兵破其寨斬羅光權等金積前

後功加太子太保而新民王浩八叛破萍鄉執叅政廷
舉賊勢復振乃劾召金還削宮保以俞諫代金既而議
者謂金功大過小復所加官請終制許之十年起再督
兩廣比至首復鹽利開鐵冶佛山堡補南雄潮州逋賦
定田州官田租平海寇饒平外洋而焚其僭用服物督
大起先是府江諸苗有大小桐江洛江仙回古茂田衝
斷藤峽朦朧三黄出入行剽綿亘二千餘里積久未服
金乃發兩江土兵及湖廣官軍征之斬其酋王公珣等

俘斬萬級諸苗定會流賊龔福全寇連州連山樂昌并討平之捷聞召還加少保復掌院事時王璟張綸並以左右都御史在院金入而三人稱金中都御史居一年請歸又七年卒金歷官至五十餘年多在行間所至以功名顯頗劾者多言金貲鬬多嗜慾兢進其征江西賊時民謡曰土賊猶可土兵殺我初開永通峽民與蠻市既而蠻有役民者金不能禁民大恐時為歌曰永通不通來葬江中誰其作者噫陳公其怨金如是

## 俞諫

俞諫字良佐桐廬人弘治三年進士授長清知縣值旱饑諫徒跣禱且賑其不能存者毋歲首給牛種勸之耕以治最擢為南御史同官有匿喪者劾罷之既而遷河南僉事雪花崖賊呂梅聚衆亂諫率兵擒之而俘其黨是冬丁母憂正德三年起補山西瑾嘗出内降遣寺丞取緣邊防兵為他用諫慮其叵測白巡撫寢不報瑾怒欲中以法不果遷江西參議平大帽賊鍾仕髙以功進

廣東副使中道召為大理右少卿尋轉左亡何擢右僉都御史治水蘇杭時太湖浸淫倡築圩塘以扞水作歌諭民民賴之已而河北賊劉七走江上擢南右副都御史專理捴江備賊患會東鄉新民王浩八叛總督陳金被徵去詔諫往代金督兵江西以便宜從事時浩八自萍鄉流刼諸縣衆復踰萬轉入浙之開化而石埭生章仁挾妖書與浩八合副使胡世寧統新民艾茹七往擊茹七亦叛去會陶琰發所部兵命叅將李隆同知伍文

定等戰于華埠賊少挫遁還江西陽乞撫隨撫隨叛殺千戶鄧俊連營十里諫乃合大軍攻之分遣王秩軍方家墩胡世寧高賓各據其山岡吳廷舉從賊中還軍武山右斷其歸路李隆與指揮賈鑑率大同兵乘夜冒雨前進出賊不意大破之俘斬千計遂獲浩八而餘賊劉昌三等奔王山據隘且復推浩三為帥諫督兵追擊斬首二百生擒五百餘昌三與浩三殲焉越兩月而有萬年之變先是陳金揷新民于東鄉萬年二縣各設管轄

東鄉雖已叛而萬年尚未動也既而東鄉平萬年疑勢必及已而副使李情復嚴酷獨胡念二者畏李鋐屯餘干不敢發至是鋐卒賊首王重七素狡悍遂鼓衆叛殺李情及指揮千户府縣官以下縱火焚廨舍諸賊響應諫乃調湖廣官軍二千并永順土兵討之獲重七而茹艾七叛東鄉者至是亦就擒乃復討平臨川安遠新淦諸餘賊論功進右都御史既而建昌撫賊徐九齡復叛諫追討之九齡奔湖廣亡何復還醴源副使宗璽及同

知汪穎知縣吳嘉聰合圍之斬九齡等班師上手詔褒慰加秩一等先是宸濠蓄異謀瞀言得上賜欲撫臣以下朝服入賀諫不可且時治其左右之不法者濠久嗛之至是諷所親御史張鼇山劾諫言江西劇賊自用兵以來日奏斬獲其所奏之數曰以萬計誠如是宜數月間賊無遺種而乃至今未殄者豈天之生賊過蚊蟻哉虛冒之使然也夫撫之而叛所恃在勦今勦之而愈叛則我將安恃乎夫賊久不殄民盡為賊請罷諫代以能

者章甫下而捷音至得不問旣而南給事御史復追劾
諫如鼇山乃召諫還引疾以中旨奪官家居久之嘉靖
初用原官起督漕運平河南賊之流淮上者旣而召入
理院事尋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莊襄

論曰治盜無良法斬艾不可盡也又多傷良焉而縱舍
之其能無蓄患乎陳金俞諫之功章章矣乃皆被論劾
其所以處之有未盡善故也雖然文法之議賢者不免
而史又云劾諫者寧王為之然乎哉

陳天祥

陳天祥字元吉吳江人以武功左衛籍中弘治九年進士授青州推官召拜御史正德改元廵按雲南遷西安知府五年以副使備兵天津當是時河北賊大起畿南州縣相驚以賊至天祥練卒伍塞要害列營築堡為戰守計六年五月賊首宫太保突犯天津鋒鋭甚天祥親督兵迎敵兵既習戰無不一當百自旦迄暮大破之擒宫太保及其黨事聞賜牢醴進祿一等尋以御史蔣瑶

言陞天祥少卿仍駐天津理兵備未幾條上六事大抵以賊流山東當遏其所向德州守備必駐兵東陵韓村而後可以防河東河間守備必駐兵故城高州而後可以防河西會劉六攻德州不克將之霸州臨行歎曰吾獨不敢犯陳少卿耳天祥聞其言大駴謂賊雖從霸將必襲天津以牽制我于是益設備分兵布伏斷賊要路凡通津往來皆植木絙鐵使賊舟不得前又慮賊衆我寡急請都督張俊率千人待之賊果至天祥遂與俊夾

擊賊大敗斬獲甚衆乃以功進左僉都御史領兵備如故時吏部尚書楊一清謂天祥邊才當歷駐他鎮以盡其能而廷議謂賊逼畿甸非得其人扺要地則樊蔽單弱故賊未即殄天祥雖遷而不能去也賊平移撫貴州會程番苗亂天祥調各路土漢官兵分哨進勦苗驚潰遂破其寨擒斬六千級捷聞賜白金文綺明年召歸理院事宣大告警廷推天祥督軍務敵聞遁去天祥奏言守邊在設險今雖禁伐林木而豪强多闢山場立庄田

以致邊無阨塞宜勑令禁絶報可既而敵又寇延綏復
推天祥以左副都御史提督陝西諸路軍務敵又遁去
詔賜九緣衣加禄二等尋徵還巳奉命理浙閩鹽政道
經吳江卒于家贈南京兵部右侍郎初天祥按雲南有
左道號阿吒力朶兮薄者自宣德間賂中貴授官蔓延
至今輒聚徒數百人祠鬼禹步相煽誘天祥請發所司
編管如軍民例時論韙之天祥臨事能斷所至有聲其
在天津功尤著已而科道交章劾賴上知天祥得置不

問益委任馬然天祥卒後諸子爭訟積貲至十餘萬人以是疑之

叢蘭

叢蘭字廷秀文登人弘治三年以進士拜戶科給事中巡視光祿上言禁中齋醮係當年繼曉李孜省以邪術誤先帝者陛下既已置之于法而光祿供器依然註備皇壇之用是自誤也請罷之報可京師正月上元四月八日軍民婦女多炷服行道路蘭適以巡視禁止而太

常卿崔志端自稱道流不願受禮部統轄蘭面斥之會清寧宫災以陳言請去侍郎林鳳巡撫錢鉞太監梁芳都督吴安等誾者心惕時奉命揀選官軍提督陳良請勿選守門者蘭持不可旣而預選者仍充門軍蘭復奏止之言國初諸軍皆隸三營其後選鋭為十二團營不應差役旣以邊方稍寧凡土木之興團營諸軍皆疲於奔遣不習操練往歲調大同悉不堪用今臣任操練原許以專事簡拣無復差撥乃命下月餘而猶然被役非

所以示信也已遷通政右叅議轉左命經畧邊關自紫
荆至倒馬正德初由左通政督理延綏邊儲會有寧夏
之變上書陳十事瑾惡之及瑾敗遷通政使改左僉都
御史督儲寧夏會河北賊起兵部言鳳陽陵園地宜重
臣防守召蘭巡撫廬鳳滁和而其時歲饑兼行賑蘭至
鳳陽值賊已壓境蘭督吏士防緣河津隘而躬擐甲胄
先吏士馳擊俘斬二千溺死者以萬計乃行賑所全活
又十餘萬事聞璽書嘉勞賜金帛牢醴進秩一等以邊

警巡西路諸關兼督宣大遂以右都御史總制其地是夏寇轉急詔京軍出禦中官監之而蘭駐陽和節制諸軍寇分道自偏關薄大同進犯懷安轉攻白羊浮圖峪入寧武關略陽和定襄復自萬全右衛從蔚州轉掠而南蘭督軍追擊陰使炊黍于諸堡雜以毒乃設礮石火矢于陽和天城伏卒其傍寇飢食毒發伏者乘之中矢石奔潰遂陳斬百人而奪其牛馬什器捷聞頗與監軍者不合薄其功明年改督漕運權貴不便者請罷漕專

理巡撫中官劉允迎佛西域過淮請見蘭辭之及濠反蘭督兵江上捕賊諜武宗南巡識蘭名曰是為總制時禦敵嘗墮壘桼乾河者也蘭所治供張不能當他郡十二上不之罪久之遷南工部尚書世宗初立自陳求去不允御史陳克宅劾其附中官㑹事而其時治彬寧獄法司亦有言蘭撫鳳陽時阿奉失察不宜處位詔置勿問既而致仕給夫廩二年卒贈太子少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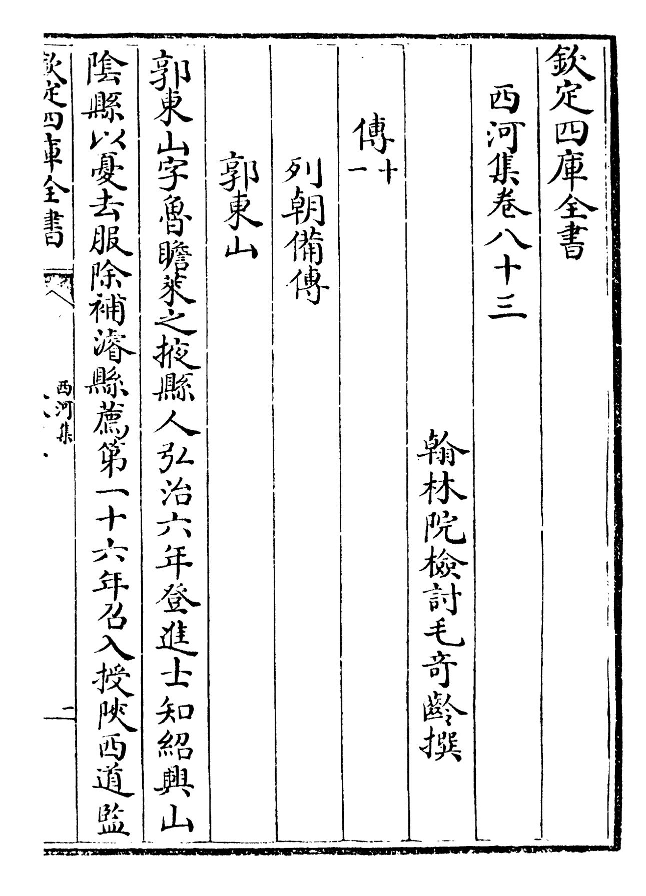
論曰明亡于流賊而賊之流自河北始趙鐩嘗教劉六

為影響影勿使踐響勿使追天下有不宿粮不薦居而人猶得困以疆場且詘以弱稗者乎吾因地而食官軍不能指民積吾易馬而馳官軍不能窮馬力以故漂流蕩潒展轉澒洞而國卒以亡然涓涓之始誰為濫觴而卒抵于是論者謂有明三百年間凡三更賊禍而勢若一轍王振用事則葉鄧以起逆瑾干紀則趙劉發難魏閹厚毒則闖獻播烈中人盜賊氣類相召理固有然第當其時則皆有指名自好經術素嫺者為之耆定故二

正之間自新建咸寧外若項忠彭澤林俊馬昊諸人由此其選而啓禎以還則握廟算者既非其人即閫外驅馳又不能無從流愈下頹而愈靡之勢則以人定國謂非用世者所當鑒與故平賊名臣鉅細不一而第彙其略可考見者鱗比櫛次以覘得失若夫中錫風采最為矯然而過持偏見遂致禍敗人國幾不可挽馬昊克敵制勝略比韓雍而松潘小挫喜事之戒彭澤洪鍾陳金俞諫皆能以勦撫並成功名而議者多有夫不訟不招

中錫囹聞已降不殺馬昊昧之無尸無從者不庸議勦時嚮時背者難以言撫則陳金俞諫輩皆不能朗然有所別識故時與遇合不必以人國僥倖而尺長寸短瑜瑕顯然至若功名末路幾于垂成而物必敗之前後相覩儼若霤滴雖忌之者實然然而生平審處之際亦大槩可睹已

西河集卷八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八十三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傳十一

列朝備傳

郭東山

郭東山字魯瞻萊之掖縣人弘治六年登進士知紹興山陰縣以憂去服除補濬縣薦第一十六年召入授陜西道監

察御史首論英國并以天象陳權倖交通數事觸時忌奪
俸三月正德改元使頒賞于陜西三邊二年出按宣大二
鎮時邊寇犯獨石宣兵畏縮乃趣令進而調大同兵犄角
禦之寇遁追斬數百級捷聞賜金綺如是者數逆瑾亂政
邊儲歲一覈實受命往察有欲苛刻迎合者東山執不可
瑾銜之時巨璫開三廠偵事勢焰薰灼其昆弟廝養卒冒
名入籍以邀功賞東山在鎮復裁抑之于是奸黨搆陷逮
東山於獄被笞免官七年起廢擢四川按察司僉事鷄賊寥

麻子喻赳横甚時以受撫挿臨江市既而復叛朝廷命左都御史討之而以東山爲監軍由德陽至劒州累捷東山料賊勢必走潼川伏兵起江賊果至半渡擊之俘斬甚衆及次射洪遇前賊親督行陣斬右掖長不用命者以徇諸軍奮勇縛其首鑾端公轉戰至牛山及三义溪連有俘斬獲赳妻子及輜重賊狼狽不支轉而奔北乘勝長追行縢鐵瀧與士卒共賊計窮乞降十一年擢副使撫治東達適楚人夔普法煽亂東山署川南道事討

之𢇁葛魁諸寨擣其巢元惡授首其烏蒙部諸寨亦隨宜撫輯之奏聞加俸一級仍莅東達十三年擢右參政以疾疏乞歸卒

張士隆

張士隆字仲修安陽人也弘治八年舉鄉試不第攜母妹就太學卒業遂與三原馬理講學至十八年始由進士出身授推官入為監察御史巡鹽河東當是時光禄卿李良曾以女字劉健孫詒健既而健為瑾所去乃詐

言女死謀他適士大夫多溥其行而鹽法運使劉瑜貪狡壞法人人側目士隆劾罷良復劾罷瑜時皆快之正德九年乾清宮災士隆疏曰陛下前有逆瑾之横後遭薊盜之亂既不知警方且興居無度狎暱非人徹夜燕游外見烟燎內官取貨于外武臣黷亂在位扣尅軍糧名曰進貢織造龍幄科害靡極脅黜而奸進讒至則悲生夫衮衣博帶之雅孰與市井狡獪之羣廣厦細旃之娛孰與邊徼驅馳之險不報巡按鳳陽織造太監史宣

者出荷黃梃二列之騶前名賜棍有抗令者輒杖殺之自都御史下皆莫敢問士隆按列其罪狀疏之令去暨還院而大猾張順往隨中官使雲南殺人仍匿之京雲南巡撫移逮甚急不得已出官押以二隸至桃源貨隸招淮上病丐斃之告順死勘覆給文歸已二年矣士隆疑其察密廉之數月乃忽得順于淮上而坐之以辟時廖鵬附錢寧為奸初兄事廖堂鎮守河南積金如丘山堂敗又以鸞為兄謀子鎧守陝西而已入錦衣理事廖

氏父子名隆隆起京師元臣師保皆降席相接士隆率
僚屬疏劾之其疏有曰堂前鸞後兄弟擅勢鵬内鎧外
父子作慝鵬毒河南既招羣盜鎧虐闗右必召邊釁朝
廷豈無他才專用一家兩省亦有何罪羅此百害疏入
寧大恨會竇抵薛鳳鳴以罪削御史籍無賴謟諸侫倖
而寧以通其妾故尤曲庇之嘗與從弟鳳翔訐㗂緝事
發其私收詣刑部論死部疑有冤并捕鞫鳳鳴鳳鳴使
其妾懐狀自殺長安門狀聞仍坐鳳翔死而立出鳳鳴

于理且詞連竇坻知縣周在并素所讎者數十人逮赴都察院院長下士隆暨御史許完先後雜治士隆乃重掠鳳鳴取伏而釋周安等數十人寧怒令鳳鳴女告治獄偏枉下士隆并完詔獄復謫士隆判晉州完判定州時院中周鵷潘倣等皆被議悉賂寧免而士隆毅然獨行既而陞知州嘉靖初始復御史然忌之者猶擬以知府銓用尚書石瑤曰凡官居以資深超用而謫者罷者反以淺資拘常調是佞者常伸而忠者常詘也乃以士

隆為漢中兵備副使會漢中賊王大王三閻仲良結回回入寇官不敢捕所在立親識急則投匿號曰賊主士隆至首諭之曰能擒賊者為良民有功受高旌不能即為賊至殺身屠其妻子孫而瀦乎其門夫一反手間而是二者于禍福何居民初聞之憬然既而猶豫乃取賊主怙惡者十家破滅之于是賊主爭獻賊無一遁者無何卒于官

附錄　獻徵錄分省人物考皆稱薛鳳鳴以殺人為巨盜被逮又夜自殺二婢子置朝門外懷牒訴其冤

而實録稱與從弟鳳翔有怨收詣刑部又使妾自縊長安門愬寃與諸書稍異今從實録

楊旦

楊旦字晉叔福建建安人太師榮曾孫也登弘治三年進士授吏部主事歷郎中以剛直聞嘗考察京職有被黜奏辯者奉旨再覈尚書馬文升欲改擬旦獨持不可曰改擬非例也且倖門一開後將謂何既而陞太僕少卿尋改太常正德初予省還京逆瑾要一見不見遂以違限例出知温州府有能聲時瑾偵邏旁午府縣咨訴

求且獨鎮以静民賴之安遷浙江按察副使提督學政
瑾誅起應天府丞進順天尹貧民有負內供不能償者
請以贓罰并帑藏之羨者代充其逋仍禁縣吏無重科
四方流民薦食京師道殣相望因募人為叢塚收葬之
明年陞南禮右侍郎尋轉北改戶侍總督京通等倉西
羌回賊犯順甘肅繹騷奉勑總理糧餉所在充足開中
鹽課以其餘均給三邊及賞賚哈密有功人哈密推戴
上恩誓不敢負當永樂時其曾祖榮從文皇帝西征過

甘肅人德之今旦至甘人舉手曰是楊太師後耶卒遮道來瞻以獲識為幸無何陞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會蘇岡十八山滴水巖青龍岡帽子峰等寨猺獞負固稔惡大肆焚掠乃調集官軍分道並擊斬級一萬一千有奇俘獲四千一百有奇奪回擄掠男婦二百三十有奇牛馬輜重無算捷聞璽書褒之逆濠之變南贛撫治都御史王守仁已洛援兵且即委兵備僉事王大用朱昂都指揮董稹馬英率驍勇五千直薄南昌前

後凡九咨守仁未幾濠就擒始徹兵歸田州土官岑猛

初以岑濬亂得罪降級請謁權要希復職會龍州土官

趙源亡後以姪相嗣猛乘閒黨源假子韋璋以計襲破

龍州逐趙相遂賂本兵及當國者使璋冒趙宗奪龍州

且欲藉是復已原官請託于旦旦執不可而當國者廣

人也子弟素與叛人通又本兵擅威福凡巡撫在外歲

有厚餽而旦獨無有當國者與本兵交怒旦乃嗾巡按

廣西御史曹珪誣劾之幸吏部持公為駁白誣卒不行

未幾丁内艱服闋起掌南院陞南户書又改南吏書踰年又改北會桂萼張璁以傳奉陞學士且率部院諸臣上疏論列語極激切一時悚然用是忤旨遂爲給事中陳洸誣奏致仕年七十一卒

俞敦

俞敦字崇禮江都人也以進士改庶吉士出爲刑科給事中首劾江彬不軌事聞者憚之其後次第陳禁門守衛緣邊賞賚及薦舉臺閣諸弊皆有裨時政正德十三

年特旨行勘河南總兵張璽等夜夢巨人授天理人心四字後按罪狀具獄衆懾伏錢寧重敦名求與交納敦峻拒之且不為延接時上亦特賜銀牌金織衣以旌其直既而還禮科右給事中世宗入嗣敦首疏四事一去壅蔽二親儒臣三立紀綱四惜名器後賜麒麟服與翰林院編修孫承恩奉詔勅犒幣諭賜安南國王黎晭道聞其國叛晭遇害還行至梧州病卒敦生四歲亡父其後居母喪痛母勞苦不盥不櫛不食稻衣絮者三年人

稱其孝云

李紹賢

李紹賢字崇德其先巢人洪武初有李文者以軍官隨湯武襄王戰采石有功籍隷泗州衛紹賢生有大志正德二年舉于鄉十二年中進士觀政户部例户部餽邊銀有火耗如干觀政者皆得分其餘紹賢却不取釋褐授行人司行人遂奉使賫孝貞皇后遺詔詔江北至徐州聞讀徐州太監與州衛官不得並行禮命撤太監席

太監帖然不敢動會上謀南幸兵部郎中黃鞏翰林院編修舒芬等已具疏留而紹賢偕行人司司副余廷瓚等復同詞入諫上怒甚詔獄尋梏拳跪午門五日而終以語侵中官怒不解遂于繹跪日杖舒芬等三十而于紹賢等加至五十紹賢死嘉靖元年遣鳳陽推官吳琛諭祭降勑贈監察御史建顯忠祠初杖紹賢時彬等密伺之慮不死陰遣醫者市杖膏而傅以毒是時死者十一人行人司居其六而紹賢最烈

戚杰 子仲附

戚杰字世秀中都泗州人父昂神武衛經歷生杰有異徵八歲通一經十三歲補州生員嘉靖四十四年會試中式隆慶改元除河南上蔡知縣上蔡故多盜民嗜訟杰到官日大書民之父母四字于堂約與民更始力行教化督閭胥振鐸以儆舊俗俗為之變巡方御史頒其所條上十事檄庶司受成著為令大計舉卓異第一擢吏部稽勳主事當是時進士重京職薄令長既行召即

棄去若倪杰獨經畫所未盡者設立丈田法竣事乃去
會稽勲正副郎缺杰以主事攝司事有革職知府謁選
陽言贈書投一匱于邸鑿書而空之實以金珠杰啓匱
大驚曰傖何敢然舁匱五達而疏諸朝治之如律無何
調考功忽思親以歸養請不許遂稱疾去事二親三年
神宗嗣位起原官既歷選司員外郎會進退天下羣吏
以盡瘁得疾萬歷四年遷考功郎中是年復當計力疾
視事著吏部職掌一書既而核各省學政攝四司事瘁

甚疾陟發不可治遂卒于官杰有槪節幼聘花氏女女盲且羸夙疾婦翁以杰舉于鄉請自罷不可既而女亡始他娶子伸

伸字起莘方杰死官時伸才三歲母教之讀書儼夙誦者九歲舉童試于鄉督學御史奇其才乃屬以對曰九歲童生伸應聲曰萬歷皇帝既而以選貢入監與嘉興錢士升輩為文友稱七才子故事南監試居首例進于北伸兩居監首還北監萬歷四十六年舉京闈鄉試次

年會試中副榜伸不受選顧性孝侍母疾嘗糞刲股請身代無所不劇及親故而刻木為二像祀祠側崇禎改元登進士除戶部主事使榷滸墅時兵餉不足榷稍嚴伸獨寬其榷坦坦然吏無譏訶才足辦解額不羸一錢當事已薦伸而中貴有索伸名刺以為重者伸不與遂乞假去先是伸未去官時日不給吏有指無名官錢為可取者伸笑曰吾授經里門貧未嘗減于今也嘗夜坐婦兄蕭君書舍見白光如流往來亭植間以告婦兄婦

兄掘地得良金千鎰請割其半以謝予而未有取也夫即人間無名錢而不之取也取官錢哉

## 焦芳

焦芳泌陽人天順進士李賢以同鄉故引入翰林芳曲意仰事賢隂遣細人侍歲節視酒饌同于子姓時將以侍講遷學士或語萬安曰不學如焦芳亦學士乎安咍之芳聞大恚曰是必彭華間我也我不學士者且刺華長安道當是時翰林纂大訓為東宮進講其書皆華等

為之芳恥不與至是遇進謁芳故摘其疵揚衆中同館
夙以禮相齮芳獨猜狠無文又多口衆頗畏避會芳黨
尹旻父子旻敗株累謫桂陽同知芳疑出華安二人所
為銜入骨弘治初陞霍州知州尋陞四川提學副使上
書乞憐調湖廣副使乃百計謀復翰林未幾陞南通政
以憂歸會南祭酒李傑服闋待除傑亦故出自翰林餞
溥欲遂以翰林還傑劉健不可曰焦芳伺此久矣今日
援傑明日能拒芳耶溥不聽及傑入芳兼程至亦援太

常少卿兼學士尋擢吏部右侍郎日于衆中嫚罵健其在禮部行文書有不可意即引筆抹勒不關白尚書俄改吏部時馬文升為尚書老臣亦並加姍侮且陰結言官使拜劾素所不快及在已上者因求入内閣為謝遷所抑尤怨遷妄言及餘姚江西人輒罵正德初户部尚書韓文疏論會計不足詔廷臣集議僉謂理財無奇術唯勸上節儉而已芳知上左右有竊聽者大言曰庶民家尚須用度況縣官邪諺云無錢揀故紙今天下逋稅

匿稅何限不是之揀而但云損上上聞之大喜會文升去遂以芳代之給事中劉茝陶諧等共劾八閹韓文將上疏疏當首吏部走告芳芳曰我大臣也知格君心而已既而文伏闕上召諸臣左順門芳故曳屨徐行曰今日之事為首者當之而乃預洩伏闕謀于瑾瑾德之健還去瑾援入內閣累加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凡瑾所以濁亂海內變置成法皆芳導為之芳過瑾稱千歲公公自稱門下每事先得瑾意出言如一口且寡學其閱章

疏不大了而伺瑾厠授四方賂瑾者先賂芳立應芳子黄中亦傲狠不學舉進士廷試必欲得第一李東陽王鏊為置二甲之首乃言瑾徑授翰林檢討又一年驟改編修録黄中策與一甲三人並列然尚時時以不得狀頭移怨東陽罵詈之瑾聞之曰黄中昨在吾家吾試之楹詩甚拙顧恨李耶瑾嘗怒翰林官傲已欲盡出之外張綵勸不可及纂修孝宗實録成瑾復持前議綵復力勸瑾意良平而芳父子與其私人檢討段炅輩丈致諸翰

林密投瑾乃以擴充政事為名出編修顧清等二十餘
人為郎屬餘姚薦舉四人以試文忤瑾瑾持文至閣必
逮遷且籍其家東陽解之芳厲聲曰縱輕處不當除名
耶乃黜遷為民而榜逐餘姚人之為京官者滿剌加國
王所遣使亞劉本江西萬安人名蕭明舉以罪叛入其
國而與其國人端亞智等來朝既又謀入渤泥國索寶
殺亞智等方下勘奏而芳批其尾曰江西土俗故多玩
法如彭華尹直徐瓊李孜省黃景等多起物議宜裁減

江西鄉試解額五十名通籍者勿選京職著為令且謂安石禍宋吳澄仕元宜榜其罪于朝堂使為他日用江西士人之戒楊廷和解曰以一盜而詞連通省試事至裁解額亦已足矣恐宋元兩朝人物或不便併案否乃止芳大都深惡南人其于江浙尤甚既裁江西解額乃復增河南陜西山東山西各三十餘名而會試南北并以四川入南卷而分南北各一百五十名令均意猶不足毎退一南人進一北人輒喜雖尚論古人亦必詆南

而謦北嘗作南人不可為相圖進瑾其與修孝宗實録亦以筆惡南人若葉盛何喬新彭韶謝遷皆肆情誣詆反自喜負曰今朝廷之上有誰如我直者始張綵為郎時芳薦以悅瑾覬共奸利既綵為尚書芳父子納賂薦人無虛日綵不能滿其意遂有隙而段炅見芳勢衰轉向附綵盡發其陰事互搆于瑾瑾大怒先是土官岑濬没入家口當給賜大臣芳聞濬妾美求得焉嬖之與其妻反目至操刀殺而黄中乘芳卧病逼通妾淫毒嚙臂

時就寢醜聲達瑾瑾常于衆中斥芳父子會南司業缺芳乞瑾擠汪俊為瑾所斥頗愧沮而寘鏳初平禮部以黄中充頒詔使瑾復于左順門斥芳不聽行芳乃立乞歸黄中疏請送父并匄閹䕃以侍讀隨父還里瑾敗科道交劾芳父子黨瑾當正法以尚有與援僅削其散官月米黜黄中為民而芳使黄中大賫持金寳分餽權貴上章求湔雪復官吏科駁之且歷數其罪于是吏部覆奏謂芳當瑾用事時首先附和蠹政亂法黷貨淫刑援

引憸邪殺害忠正一切欺君誤國之事㸦意未發而未遂者倡引助成無所不至本當急正典刑偶蒙寬貸已屬漏惡不知悔悔反肆奏辨殆鬼神震怒驅令就誅乞將芳父子械繫法司彰天討之公雪人心之憤爲萬世奸臣之戒覆上隨令緹騎捕黄中黄中棄背重狠狽逋走及得旨始免芳居第宏麗治作勞數省大盜趙鐩入泌陽火之發窖仆牆多得其藏金乃盡掘其先人冢墓𧝹燒以牛馬死盜骨曰使無擇也求芳父子不得取芳

衣冠被庭樹面縛如首罪狀歷數之厲齒拔劍斫其首而使羣盜爭糜之曰吾得手斬此賊幸矣𨻶後翕德安臨刑呼市中曰吾非反者吾欲誅焦芳父子以謝天下而不能也瑾姪劉二漢亦曰我死固當第吾家所為惟焦芳與張綵耳今綵與我處極刑而芳獨晏然家居豈非究哉

附録　諸書載焦芳此尹旻父子而弇州別記稱尹龍要是旻子名耳獨弇州于其官爵遷次不甚考據其云推吏部右侍郎則是禮部右侍郎轉左改吏部進尚書者吏部但為左不為右也且其云進尚書後

韓文疏會計不足則尤誤芳之得代大升為尚書正為議會計一節耳又云黃中授翰林檢討踰月遷侍讀則誤之甚黃中不由庶吉士授檢討踰年改編修至芳告歸時始陞侍讀同歸此實錄與他書彰彰者而弇州之謬至此亦可異也

西河集卷八十三